

南洋
猎头
民族
考察记



商务印书馆

重印说明

应读书界要求，我馆影印一批解放前出版的学术译著，以供参考。原版容有误植，因系照印，未及订正，统希鉴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386
NÁNYÁNG LIÈTÓU MÍN ZÚ KǎO CHÁ Jì

南洋猎头民族考察记

〔英〕A.C.海顿 著

吕一舟 译 吕金录 校订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艺苑胶印厂印刷

ISBN 7-100-00799-2/G·135

1937年2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90年10月影印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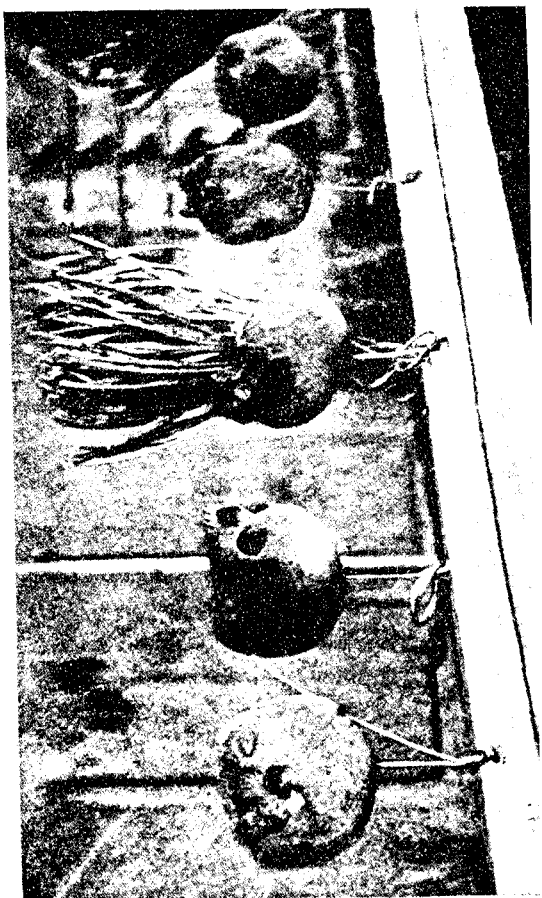
字数 174 千

199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2 1/2 插页 1

印数 0—1 500 册

定价：4.65 元



一所開陽房屋中的頭蓋戰利品

著者略歷

海頓先生 (Alfred C. Haddon) 於公元一八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生於英國倫敦，一八八一年結婚，生有一子二女。出身於劍橋大學，爲英國文學碩士，科學博士，皇家學會會員，皇家地理學會會員，皇家愛爾蘭學院會員，自一九〇一年起爲劍橋耶穌學院會友。

一八八〇——一九〇一年任都柏林 (Dublin) 皇家科學院動物學教授，一九〇〇——一九〇九年任劍橋大學人種學講師；一九〇四——一九〇九年任倫敦大學人種學講師；一九〇二年任伯爾法 (Belfast) 不列顛協會人種學部部長；以及劍橋古物學會、皇家人類學院院長，民俗學會會長；最近任劍橋大學人種學教授。

海頓博士發表許多有價值的著作：胚胎學導言 (Introduction to Embryology)，藝術之進化 (Evolution in Art)，人的研究 (Study of Man)，黑白種種族頭人 (Head Hunters)。

Black, White, and Brown 即本書) 魔術與拜佛教 (Magic and Fetishism) 人類之種族及其分佈 (The Races of Man and their Distribution) 人類學史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各民族之漫游 (The Wanderings of Peoples) 等書;此外還發表很多動物學與人類學上的論文。

他的通訊處是:

3 Cranmer Road, Cambridge

引言

一八八八年，海頓博士 (Dr. A. C. Haddon) 爲着研究托列斯海峽 (Torres Straits) 的珊瑚礁和海洋動物學去到那裏遊歷。他於進行這些研究的時候，時時與土人們相接觸，不久對於土人有了極大的興趣。他發見關於他們尙然有許多事情待研究，令他有幾分驚異；誠然，對於他們的風俗和信仰實際上是沒有明確地知道了什麼。

隨着每年時光的消逝，使工作更爲困難，因爲老年人死去了，而且白種人的影響也更廣布更顯著了；他受着這種事實的策動，盡量蒐集他所能得的報告。

十年以後，他重到海峽，但是這次他做一個考察團的首領，——團員有麥克達格爾先生 (Mr. Mc Dargall)，邁爾士博士 (Dr. C. S. Myers)，雷先生 (Mr. S. H. Ray)，立佛茲博士 (Dr. W. H. R. Rivers)，色列格美先生 (Mr. C. G. Seligman) 和安索尼·尉爾琴先生 (Mr. Anthony

Wilkin)——這個考察團是專爲蒐集人類學的材料而組織的。

到薩刺瓦克 (Sarawak) 遊歷，是由於查利斯·荷士博士 (Dr. Charles Hose) 熱誠的邀請，他是巴萊姆區 (Baram District) 的駐外代表。

考察團於一八九八年離開倫敦，四月二十二日到達木曜島 (Thursday Island)。它於一八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離開庫清 (Kuching) 回國，是年五月三十一日回到倫敦。

南洋獵頭民族考察記 (Head-Hunters: Black, White, and Brown) 按原名直譯應爲黑白櫻種獵頭人一書，於一九〇一年由美修安書局 (Methuen) 出版，絕版已久。現在的版本不得不是一種節本，這就是書中有若干間斷不連的原因，但是比較重要的和有趣味的部分大概都保留下來，並且保留着許多原有的圖畫和照片。在文字上只有很少數必要的處所已經加以修正。

目次

著者略歷

引言

第一章	由人曜島到墨累島	一
第二章	墨累羣島	一一
第三章	在墨累島的工作與遊戲	二三
第四章	馬魯儀式	五三
第五章	索古與乾屍	六九
第六章	啓衛與麥威塔	一〇二
第七章	圖騰制度與華伊哀姆的崇拜	一二〇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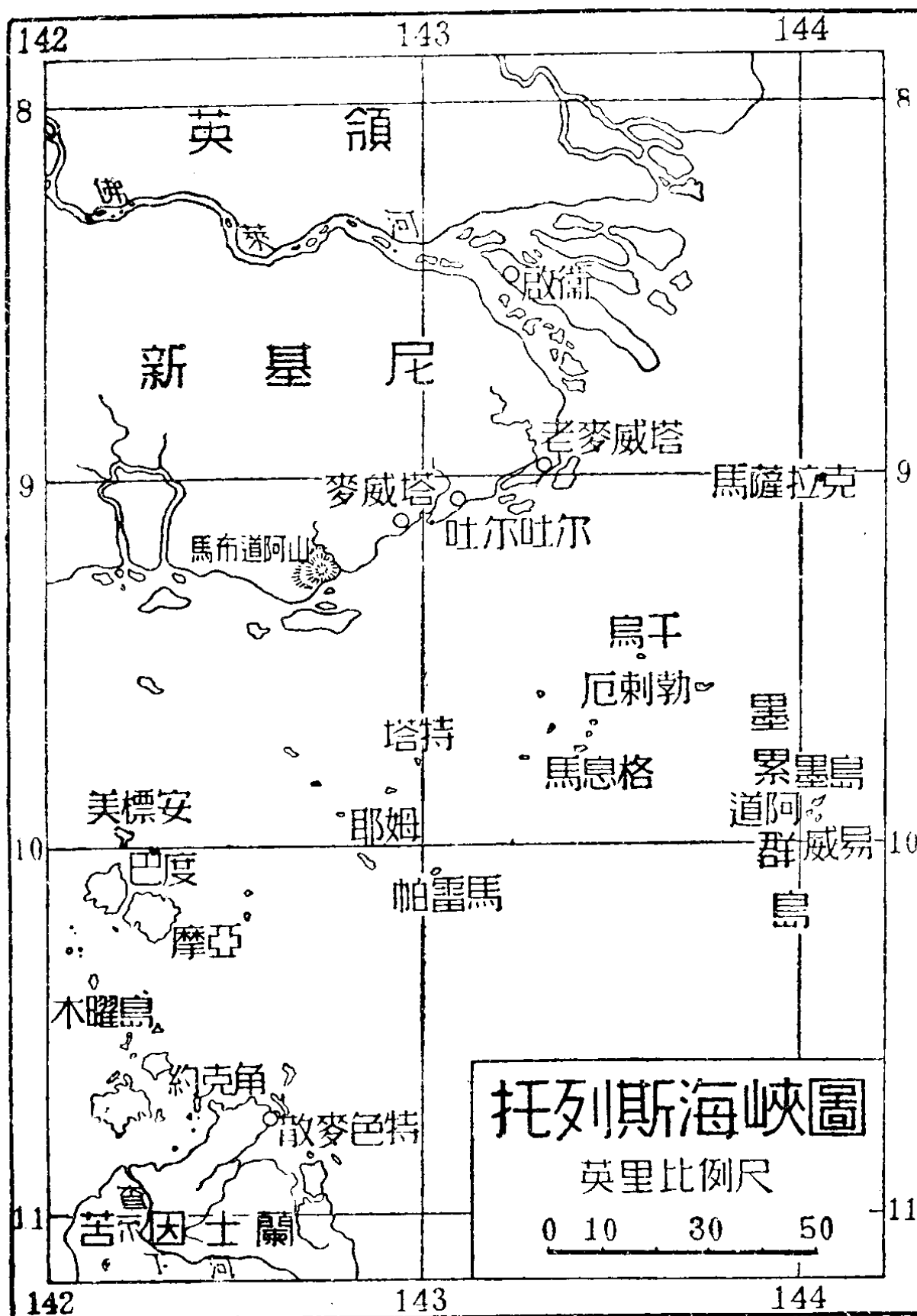
第八章	婚姻的風俗	一四四
第九章	約克角的土人	一五九
第十章	沿巴布亞海岸而下的一次旅行	一六六
第十一章	美起屋區	一九三
第十二章	從庫清到巴萊姆的旅行	二一六
第十三章	開陽人的出征道路	二四〇
第十四章	薩刺瓦克	二五七
第十五章	進婆羅洲內地的一次旅行	二七二
第十六章	進婆羅洲內地的一次旅行（續）	三〇四
第十七章	薩刺瓦克的頭蓋崇拜	三五一
第十八章	巴萊姆的和平會	三六三

南洋獵頭民族考察記

第一章 由木曜島到墨累島

我們於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早晨，到了托列斯海峽（Torres Straits）拋錨於夫賴對島（Friday Island）之外。

木曜島（Thursday Island）的市鎮，即懇涅特港（Port Kennedy），已在過去的十年當中很有進展。這有一部分是由於北苦因士蘭邊境市鎮的自然發展，還有一部分是由於它已經變成軍港，控制着大船通過這些危險海峽的唯一安全的航路，珊瑚蟲做着拱衛澳大利亞極北端的工程孜孜不捨，所以在約克角（Cape York）和最相近的新基尼海岸之間的海峽，雖有八十哩光景的距離，但是因為有了許多島嶼和範圍很廣的一排排錯雜的珊瑚礁羅列其間，便只剩下一條



不過四分之一哩闊的直航路，可供任何大小的船隻通行。

市鎮雖然已經擴大，但其性質卻還不會改變到甚麼顯著的程度。這地方依然是和從前一樣的攢聚着波形鐵板和木料的建築物，赤裸裸地炙烤在熱帶的太陽底下，沒有那種裝飾着極多的熱帶市鎮的草木來點綴。這是真實的，他們已經做過一些植樹的事業，但是土壤的性質或者也許是水分的欠缺，使得那些努力多半歸於失敗。

許多舊日的荒涼地點，現在都爲商店和宿舍所佔據。那堆積如山的洋鐵箱、火油箱、和象徵一個嗜飲的地方的無數空瓶，都已搬去而投入大海，興旺的二層或三層的旅館，顯示着商業的增進和比較的奢華。

這地方還是和從前一樣的雜處着許多國籍的人們——英國人、殖民地人、法國人、德國人、斯干的那維亞人、希臘人和其他歐洲各國人，再加上從亞洲大陸和島嶼各地過來的人。正如從前一樣，太平洋島嶼的人種全有充分的代表，而托列斯海峽的島民則偶然有少數可以看到，後者的島民，有的是充當警察的住民，別的是來到島上販賣真珠貝、海參，有時候販賣一些園地的產品，並從

商店裏購買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人口上的一個大變動是極顯著的，那就是日本人巨大的優勢。就我所記憶的：十年以前他們還是少數，我相信馬尼刺（Manila）人的數目還超過他們；可是現在他們成爲人口的大部分，而爲大多數的歐洲人和殖民地人所厭惡了。對日本人的這個妬忌，時常有人舉出種種的理由，並且拿各種根據來主張移民應受限制，並以種種約束強迫那些業經定居下來的殖民。

我覺得日本人以白種人的策略打擊白種人的這樁事實，是不滿的心理的基石，而主要的原因則爲日本人的生活程度比白種人爲低。一大部分的真珠貝工業現在是爲日本人所經營。他們且更盡可能的聯合而互助。他們的企業方面的一個好例子，可以用他們現在已經打倒白種的造船匠這樁事實顯示出來。幾年前有人報告我說，有些日本人進行造船，並且參照一本英文手冊所指示的方法造成第一批船。他們第一次的手藝頗爲笨拙，可是他們發現了他們的錯誤，現在竟造出極令人滿意的帆船。勤於用腦筋和藉儉約與團結而把握着勝利的日本人，不能不令人起敬。

日本人消耗在殖民地的金錢那麼少，而把金錢運走，白種人都作不平之鳴，可是這些白種人

卻承認他們自己的金錢一經積聚成數也馬上要裝運出口。他們的意向和日本人的行為正是一樣的；不過白種人在現狀之下不能立刻發財，並且他們有些人不能保持他們所發的財罷了。數年前還擁有自己的船隻的一些白種人，現在充當潛水業者以換取有色人的工資了。近幾年來真珠的跌價不足作為這種財產轉變的唯一理由；不良的管理和飲酒的嗜好卻是應負大部分的責任。

有些白種人極力辯白，以為這是英國的殖民地，為英國的資本和工業所開發起來，不應當允許日本人來收穫現成的利益；但是同樣的辯論也可以適用於英國在世界各地的許多工業企業。門外漢的我，認為英國殖民所以有今日，固然是那些特殊性格所賜予，可是這些特殊性格中的一些也為日本人所顯示。換句話說：日本人所以受人懼怕，是因為他們除了英國人的奢侈生活樣式以外，在若干方面是那樣英國化。這大約是使日本人成為死敵的大原因。

從前，托列斯海峽有定期的海參工業和乾椰子肉工業，現在海參工業已經很少，乾椰子肉工業已是沒有了。黏滑皮質的大海參貪吃珊瑚礁上面的軟泥；這些海參取來煮過，燻乾，萎縮成為堅

硬粗糙的捲子以後，大量地出口運往中國。這些海參，馬來人叫做「特里邦」(“tripang”)。在科學上稱為海參綱；與海膽，海盤車是相近的動物。乾椰子肉就是曬乾的椰子仁。

當一個人散步於市鎮，看了那投下資本的總數，並注意過多少金錢是消耗掉去，多少金錢是運送走了的時候，就難以了解所有的財富都是來自真珠貝和真珠。在過去的三十年當中，托列斯海峽不知有多少千金鎊的真珠貝的出產；但現在海水已被撈取過度，若不設法保護真珠牡蠣，則收穫量將要日益減少。就一切情形而論，一網暴富的時期大概是過去了。

直到四月三十日星期六下午，我們方纔開船，那時我們僅能駛上木曜島和罕夢德島(Hanniod Island)中間的航路，於六時左右在木曜島的避風港停泊。在這些海島之間，有強烈的潮汐，我曾經見過，即使是一隻航行海洋的大輪船開足速率逆潮行駛，也不過剛能保持自己不致顛覆，並不能暢行如意。

我們於上午四點鐘離開木曜島，在強烈的風和波濤洶湧的海中開行，所以到下午四點僅能到達丹治涅斯島(Dungeness Island)。十二小時只走五十五哩！我們上了茄藤濕地，但沒有多

少興趣。我們希望第二天到達達恩利島 (Darnley Island)，但至下午五點半僅只到了梭涅爾島 (Renel Island)。這是一片有草木的大沙洲，在這上面我們找到職業的痕迹，主要的是當撈取海參的時候，土人們曾在這裏設帳紮營。我們都受了許多痛苦，因為受太陽的焦曬，加以鹽水的浸漬，我們的腳都變成焦黑了。

第二天我們開了一個早船，下午三點就到厄刺勃 (Erub)（或稱爲達恩利島）了。我立刻上岸往馬薩克利灣 (Massacre Bay) 攝影層疊的火山灰燼，那灰燼僅發現於島上的這個地點，是唯一顯著的古火山噴火口的痕迹。島的其餘部分爲高度超過五百呎的玄武岩所構成，是肥沃的和供給木材的地方——實際上，這恐怕是托列斯海峽中最美麗的島了。除了分隔着以白珊瑚沙鑲邊的可愛的小灣之多岩的山岬以外，整個海濱都圍着椰子叢林，偶然也有一片片的茄藤。除了一些已開闢爲園地的地點以外，山阜上都被着隱密的叢林，幾乎不能穿行。就是山頂也有樹木遮蓋着。

五月六日星期五，我們停靠在墨累島 (Murray Island) 教會房屋附近。上岸時，我們受這裏

的校長兼知事的約翰布魯斯(John Bruce)的歡迎。他是現在居住在這個島上的唯一白種人，他在人民的社會生活上盡着一種領導的職務。島上的頭目——土人稱爲「馬摩士」(Mamoose)、

——阿里(Ari)和我的舊友鄰島道阿(Dauar)的頭目帕息(Pai)，很親愛地慰問我，我們一同往復散步於沙灘，侈談過去的事情，關於這上面我覺得帕息的記憶力遠勝於我。

我找到山邊十年前原有的兩所教會住宅的一所還依然存在，並且空着，因此我決定佔用那所住宅，雖略嫌傾圮一些，而對於我們是可稱爲滿意的了。當天的餘下的時間和整整的第二天，都忙於從船上搬運我們的家具，以及把東西拆卸和裝置妥當。第一天晚上，我們寄宿於布魯斯的在海濱的房舍。當我第二天早晨走上我們的臨時住宅時，我覺察到薩謨亞(Samoa)的教員費諾(Finan)和他的可愛的妻，多少已經差人把房子打掃過了，地板已經鋪席，桌上鋪了兩條彩色鮮明的桌布，還裝飾着兩個花瓶的花！這似乎是很親切的，而且是一種精細的注意，我們極爲賞識。

星期日早晨，我們有許多事情須得整理，但我抽出時間下到山半腰的學校去，如前次的遊歷一樣，我又感動於幾乎震聾耳朵的歌唱的熱誠。會衆等待着讓我讓首先出來，我立在門口，當島上的